

尔雅楼随笔

## 旧王孙传说

——纪念溥心畲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 万君超

溥心畲一生的经历和书画艺术并不复杂,但要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却绝非易事。今人对他的研究或评价,多是基于研究者个人的立场或观点,或纯属人云亦云。但如果能够站在溥心畲的角度去阐述,或许会得出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结论。换句话说:多年以来,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溥心畲其人其心?溥心畲是今之古人,如果他生活在晋代或宋代,可能就是“兰亭修禊”和“西园雅集”中人。

有关溥心畲童年的传说颇多,但后来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竟然是他的生日。溥心畲出生于光绪丙申(一八九六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但这一天却是咸丰皇帝的祭日,所以祖父恭亲王奕訢就只得将溥心畲生日改为七月二十四日。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光绪帝薨前一日,因无子嗣,遂在皇族宗室子弟中甄选皇帝。十三岁的溥心畲亦奉旨入宫候选。当时军机大臣们因国运衰落,建议应选年龄稍大者继承皇位,而致慈禧(咸丰帝懿贵妃)太后大怒。或因恭亲王与道光帝和慈禧之间的个人恩怨,或是溥心畲生日的原因,最终其堂弟、醇亲王奕譞之孙三岁的溥仪被选为宣统皇帝,历史就是如此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和残酷性。所以溥仪后来一直都对恭王府人怀有深深的政治戒心。

辛亥革命以后,末代恭亲王溥伟为了“满蒙独立运动”筹措政治经费,先后将恭王府邸以及府藏古董、青铜器、紫檀家具和部分古书画变卖或抵押。为此溥伟、溥儒(心畲)、溥仪等兄弟之间发生了析产官司。后溥心畲分得恭王

府旧藏部分书画,陆机《平复帖》、王羲之《游目帖》(廓填本)、王献之《群鹅帖》(廓填本)、颜真卿《自书告身帖》、怀素《苦笋帖》、韩幹《照夜白图》、《定武兰亭》(宋理宗赐贾似道本)、吴传朋《书王荆公诗》、张即之《华严经》、北宋佚名《山水卷》(黄公望藏印)、易元吉《聚猿图》(钱选跋)、宋人《散牧图》、温日观《葡萄图卷》、米友仁《楚山秋霁图》、赵孟頫《道德经》(前有老子像)、赵孟頫《六札册》、沈周《题米襄阳五帖》、文徵明《小楷唐诗四册》、周之冕《百花图卷》、杜琼《万松图卷》、姚绶《煮茶图卷》、陈淳《鹿邱图卷》、王冕《花卉卷》、陈嘉言《花鸟卷》、解缙《草书卷》、祝允明《草书卷》等。

一九四九年五月左右,溥心畲携家人离开已兵临城下的杭州到上海。那他当时为什么不是选择南下或渡海赴台?传说溥心畲得到北京新政府的指令,劝其返回北京出任公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他在上海期间还可能与陈毅、潘汉年等人有过接触,并传达了中央最高首长(传为叶剑英)的口信。溥心畲当时颇为心动,但不知何故突然改变主意。据说他将随身携带的文徵明《小楷唐诗四册》卖得几两黄金,在该年十月从吴淞口乘小船“偷渡”至浙江沈家门港,再由舟山搭乘军用专机飞至台湾。溥心畲《南游集》中有《感遇九首》,其中一首云:“宵征渡南海,万里浮一竿。布帆挂轻舸,三日冲波澜。遥望沈家门,落日登舟山,负戴履嵯峨,跋涉经险难。稚子抱母啼,行客多愁颜。野旷风萧萧,足茧衣寒寒。命也将何尤,俯仰天地宽。”应是当时的写实诗作。其



溥心畲在台湾收弟子

实,溥心畲对蒋介石的印象甚好。在其任“国大代表”期间曾上书蒋,希望国民政府能够帮助解决北京破产落魄的满清后裔的生计问题。蒋后来为此特地拨过款项,故溥心畲对之颇为感激。而溥心畲在决定离开上海时,极有可能得到了蒋军有关部门的秘密协助。

溥心畲定居台北之后,除了在家中开设《易经》讲座外,还到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艺术系授课,另外还收徒教授书画。传说宋美龄当年欲拜溥心畲为师学画,但必要宋举行跪拜叩头、点烛、敬茶等入门仪式。而宋因身份特殊而难行拜师大礼,

溥心畲其实并不属于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或许更适合于魏晋六朝、北宋和晚明的那些时代,他是误入了这个纷扰不堪的红尘俗世。他的内心其实一直都很孤独,他与这个时代始终是貌合神离。

翻,如果接受国民党总裁夫人弟子,或在心理上会有愧对列祖列宗之感。但溥心畲当年内心的真实想法,也多为今人猜测而已。

在溥心畲一生中还有两个较大的“传说”。第一,他早年是否留学过德国柏林大学?是否取得过所谓的生物学和天文学双博士学位?此说最早出现在溥心畲《心畲学历自述》中,但该篇自述中多有涂改、修删之处,这在溥以往的文稿中极为罕见,属于“孤迹”。而柏林大学也无此方面的文献记录。所以台湾学者詹前裕就曾经怀疑:“据我的猜想,首先提出溥曾留学的说法的并非溥本人,而是随他一起来台的李墨云夫人。她本是宫里的丫鬟,小名雀屏,后来溥心畲到南京、杭州,甚至台湾,都与她有关系。事实上,溥的弟子都知道,他的晚年生活被雀屏所控制,确有不自由之苦衷……我曾数度拜访李夫人,她主动提起溥曾留学德国,而我根据资料研判,才猜想是她要溥老师这么讲的。我相信溥的内心并不愿意这么做,可是身不由己。”

第二,溥心畲除了原配夫人罗淑嘉(清媛)和窈窕李墨云(雀屏)之外,是否还有第三位“夫人”?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间,溥心畲在日本东京期间,传说曾与一位日本女人同居,并生育有二子。后来其中一位还从美国写信给溥心畲之子溥孝华,告知该夫人已去世。并说自己是溥在一九五〇年时所生之子,但此在时间上有抵牾。溥孝华无子嗣,故溥心畲无后裔。如果溥确实接受宋美龄为弟子,也可不必行跪拜叩头之礼。溥心畲之所以拒绝宋为弟子,有可能是因清王朝被国民党人推

与中国大陆方面人士有过秘密接触。李墨云等人听到传说之后,即飞赴东京将其“押”回台湾。其实,溥心畲晚年的家庭生活并不惬意,他或许有什么难言之隐,而非简单的“平生不三妻”之说。另外,溥心畲一九五五年在日本期间才开始使用“寒玉堂”斋号。

一九八六年,溥孝华家中遭到歹徒入室抢劫,夫人姚兆明(溥心畲最钟爱的女弟子,曾留学意大利)被杀害,溥孝华则身负重伤。歹徒当时想抢溥心畲遗存书画,但因皆已寄存银行保险箱(一说家中壁间)而未得逞。一九九一年溥孝华病逝,后由八位友人组成遗产清理小组,最终决定将溥心畲书画精品四百六十余件,古书画藏品十三件,以及印章、文稿和文具等六十多件,分别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私立中国文化大学三家“托管”。这或许也是为了考虑将来万一溥心畲有直系亲属出现而发生遗产继承问题。

溥心畲其实并不属于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或许更适合于魏晋六朝、北宋和晚明的那些时代,他是误入了这个纷扰不堪的红尘俗世。他的内心其实一直都很孤独,他与这个时代始终是貌合神离。溥心畲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授课时的学生、著名画家刘国松曾经说过:“可惜他是生不逢时,如果早生个三五百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清代以降,文人画已渐趋没落,溥生再高的才华,只手已挽救不了文人画的颓势,难怪有人要称他为‘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了。”

(作者为书画鉴赏家、独立撰稿人)

艺术书架

## 一种操守、理想的忠诚守护者

■ 张传彩

斗转星移,岁月嬗递。在我的父亲张伯驹离世三十一年,母亲潘素也走了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正值父亲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之际,新编《张伯驹潘素书画集》得以面世,它承载着对父母的爱和不尽的思念,也权当是献给所有关注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企盼国家明天更美好的人们的一份具有收藏意义的礼物。

岁月悠悠,思绪绵绵。每每想及父母,心中百感交集,实非一篇短文所能道其万一也。我的父亲张伯驹,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生于一八九八年,人生阅历丰富,经历过三个朝代,不管怎样的境遇,怎样的坎坷,他对国家对民族的挚爱情怀贯穿始终。最难忘怀的是父亲在世时,常常教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以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他的言传身教让我明白了他为人做事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我深受教益。他九岁时即能诗、能文,学士文人赞他为神童。他与张学良、溥仪、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由于他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戏曲艺术研究者、银行实业家等于一身,又被人们誉为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奇才名人”。他同陈毅元帅情谊深厚,心相知,情相通,陈老总评价我父亲说:“当今中国的词人,我最喜欢两人的作品,一个是毛主席的词,博大宏远,气势磅礴,不拘一格。再一位便是伯驹先生的词,言近旨远,音韵铿锵,字字功夫。”我父亲曾任华北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分会理事长、河北省政府顾问。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先后就职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并担任过燕京大学语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长、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等职。曾于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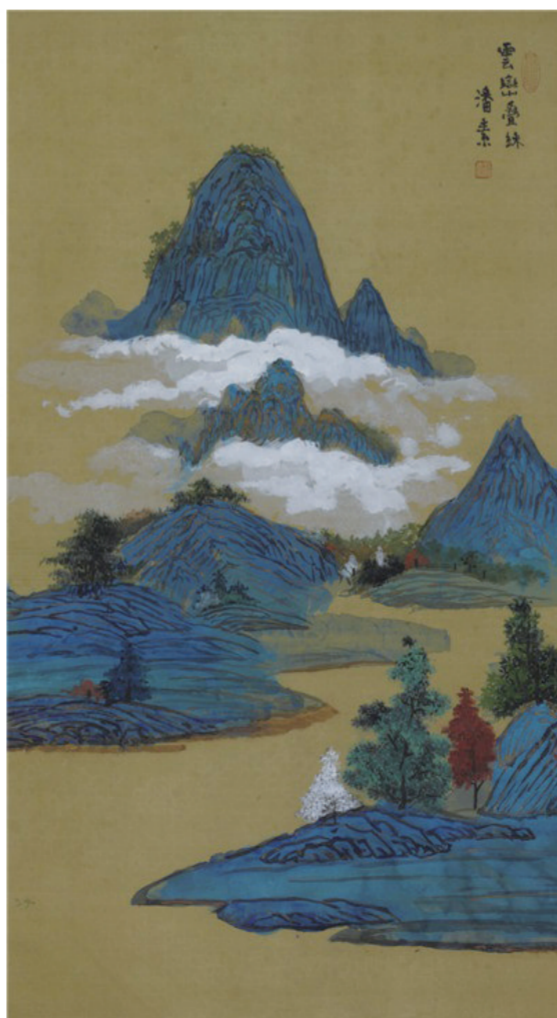
我的母亲潘素,字素慧,江苏苏州人。是前清著名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生于一九一五年,聪颖、漂亮。童年时在名师指导下学习音乐绘画、诗词歌赋,还弹得一手好琵琶。她酷爱绘画,也非常用心,临摹过大量书画真迹,潜心研究隋唐两宋工笔重彩山水画,与父亲张伯驹游历名山大川,不断进行实地写生。她继承了细密严谨、金碧辉映的一派,并推陈出新,独树一帜,成为我国著名的山水画家。张大千曾评价母亲潘素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母亲潘素的名字以及其作品享誉海内外。她的多幅山水画被收入《全国妇女美术作品集》、《首都中国画集》、《桂林山水画选集》等大型图册。她

《张伯驹潘素书画集》  
中华书局2013年9月版

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多次展出,还多次被国家领导人出访时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她曾任北平美术分会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吉林艺术学院教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工笔重彩画会艺术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等职。是民革中央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父亲母亲不仅将不惜千金乃至生命换来并历经曲折艰难保存下的国宝无偿捐献给了国家,获得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署的褒奖状,而且他们以其率真的心性与雅兴合作创作了多幅字画,同样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和尊敬。他们的作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表达出对祖国山水、一草一木的深情挚爱和精湛的超世俗的技艺。

父亲母亲伉俪情深,相濡以沫。此次画集中精选的既有父亲的手书、绘画,也有母亲的绘画作品,又有他们合绘的杰作,如《五清图》、《北宋乔仲赤壁后游》等;画集中不仅收录了他们与多人的合绘,还有有画有题记的多幅佳作,如《海思图》、《墨竹》等,不一而足。诚如科学家李政道在《艺术和科学》一文中所言:“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



云峦叠彩(国画) 潘素

强烈,反响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从这部画集中我们可以得到这种享受。

父母二人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更是对此坚持一种操守、理想的忠诚守护者。今天,他们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怀念、所敬重,他们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所进行的种种努力没有白费,已经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博大胸怀和爱国主义精神被后人发扬传承。他们地下有知,得以欣慰,无憾矣。

(《张伯驹潘素书画集》序,题为编者所加。作者为张伯驹之女)

博客选登

## 陈丹青谈“水墨”的局限

■ 李飒

近日看了一篇对话,陈丹青和田黎明、武艺、李津、刘庆和四个水墨画家(除李津外都是我的老师,都对我有过很大的影响)对谈“水墨”。陈丹青一上来就问:“你们几位为什么要找我谈‘水墨’话题?”我想其一是因为陈丹青是国内为数不多有跨文化的视野、相当的修养、独立的文化见解的艺术家;其二是因为陈丹青敢说话,没那么多利益纠葛,敢于发表批判性的见解,像他这样有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人在圈内凤毛麟角。换句话说,这些水墨艺术家希望通过这次对话得到陈丹青的“肯定”,对话中陈丹青完全控制着主导权,说话也很客气。

但陈丹青对“水墨”的观点我认为是有局限的。陈丹青说:“为什么你们心甘情愿把自己想成‘水墨画家’呢?”“我从来没见过一群西方人谈论一组创作,关键词是‘油画’。”

阿克曼在“水墨当代:文化自觉与艺术潮流”的研讨会上也提到,“水墨”有一种“焦虑”,而西方没有这种“焦虑”。

油画当然不会焦虑。油画是在15世纪由尼德兰画家杨·凡·艾克发明的,由于用植物油作为颜料的调和剂,颜色变化更为丰富,可以反复覆盖,不脏,具有更强的表现力。油画本身就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是一种现代的文化形态。它对事物更加细腻、逼真,丰富的表现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文化的精神。它具有人性的扩张和对神权的反抗意识。油画作为一种绘画颜料、技法和艺术形态,在此前长达一千年的凝固、静态、神权至上,对人性压抑的中世纪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五百多年来,伴随着西方逐渐占据对世界的主导性影响,油画实现了对全球文化的扩张,它当然不会有水墨的“焦虑”。西方人在谈论创作的时候

当然不会把“油画”作为关键词,因为它本身就具有全球的影响力,甚至是主导性。

而中国等所有非西方国家都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和文化转型的问题。尤其是今天面对世界五百年来的最大变化,世界文化中心第一次从西向东移,中国等所有新兴国家都会面对摆脱西方文化单向度的影响,寻求自身文化价值的独立性和文化身份的问题。所以“水墨”的转型(当代水墨)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问题,而且是社会与文化转型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同时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在世界的结构转换过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甚至西方文化的自我调整)都会面对的问题。

“水墨”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和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价值和象征意义,以及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对寻求中国独立的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在当下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对“水墨”问题的理解,陈丹青缺乏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

对于徐悲鸿“国画革命”的观点,陈丹青认为破坏了国画内在的规律,“国画革命的那些人物画,还是比不过古人。”这种观点,我认为缺乏历史的逻辑。徐悲鸿“国画革命”和传统中的人物画就不是审美上的比较,而是文化史上的演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徐悲鸿“国画革命”是当时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过程。

陈丹青很有修养和见识,他自己曾经说过“亚洲文化都是盗版文化”,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水墨”的意义恰恰在于如果它能实现自己的现代转型(从观念到技术),它就不再是“盗版文化”。